

鸟、蛇图腾与民族过渡的文化遗迹

——《搜神记·羽衣人》的文化解读

张瑞芳

摘要: 本文通过论述鸟、蛇图腾及其所代表的生殖崇拜,探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出现的“产翁制”,对《搜神记·羽衣人》故事作出还原性解读,论证该故事所记叙的内容正是上述现象在后人误解的情况下变异而成为“怪事”被记载。

关键词: 羽衣人; 鸟蛇组合; 生殖崇拜; 氏族过渡; 产翁制; 误读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1-0098-04

《搜神记》作为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集大成之作,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干宝出身史官,对书中大量故事的搜集整理也始终秉持“考先志于载籍”的史家实录原则,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尽管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在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内容,但从当时搜集整体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却可谓字字玑珠。因此,通过分析这些故事,对我们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民风民俗甚至更早时期的民族远古文化有很大的帮助。而《羽衣人》一则,看似荒诞,实则恰是远古习俗被后人误读的现象之一,故事背后反映的正是氏族过渡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为便于论述,援引原文如下:

元帝永昌中,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积月将产,羽衣人复来,以刀穿其阴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诣阙自陈,留于宫中。^①

一、羽衣人:借羽于鸟

在这则故事中,主人公“任谷”本为男子而“有妊”^②,其原因是“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后

产下“一蛇子”。可见,这位“羽衣人”与该书所记它事物一样,是“怪”而非普通人。关于羽衣人,《楚辞·远游》中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的记载,这可能是羽人这一称呼的最早记录,王逸注释道:“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曰:“羽人,飞仙也。”《山海经·海外南经》也记载中国古代有羽民国的传说:“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郭璞注曰:“能飞不能远,卵生”,又引《启筮》曰:“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晋代张华《博物志·外国》云“羽民国,民有翼,飞不远,多鸾鸟,民食其卵。”《汉书·郊祀志》又载:“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所谓羽衣,颜师古注曰“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因此,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羽衣”还是古籍中的记载,都表明“羽衣人”与“鸟”有关。

因“鸟”而生育,这是流传在我国古代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中的感生神话的基本模式。据史料记载,商族祖先契、秦族祖先大业都是其母吞玄鸟卵而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诗·商颂·玄鸟》)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

商亡后,奉商先祀的宋人将这一颂歌保留并传颂下来,鸟图腾也随着氏族的迁徙而向东发展,齐鲁之

① [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2页。

② 李传江《中古志怪非典型故事阐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8-10-07

作者简介:张瑞芳(1982—),山西灵石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

邦成为鸟图腾继续繁衍之地。我国东方沿海一带也被称作“鸟夷”，是东夷诸多分支之一。而古代吴越南楚一带也属于鸟图腾分布地区，《越绝书》记载吴越有“鸟田”，《搜神记》卷十二有“越祖”之鸟的记载。而这则故事的发生地“暨阳”，在今之江阴“暨阳”附近，数远古鸟图腾分布区域，因此，这位神秘羽衣人，应是来自鸟图腾氏族独特文化的产物——羽衣人能使人受孕，应与该氏族相关的图腾感生神话传说有关。

那么，既然羽衣人近于鸟类，又为何会生出“蛇子”？

二、会飞的蛇：鸟蛇组合

《荀子·劝学篇》曾以“腾蛇无足而飞”来描述蛇行走之迅疾，这种夸张的表述在古人眼中却近于实录：《山海经·北山经》中便记载“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山海经·中山经》中也说“……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众所周知，华夏族以“龙”这种并不存在的虚构动物为图腾，实则是几种动物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部落、氏族之间兼并、混一的历史过程，而蛇图腾便是“龙”这一形象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国古代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分布十分广泛，中原的炎黄部落、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等都有相关的神话传说，如“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隧人之世……生伏羲……一人首蛇身”（《帝王世纪》），“轩辕（黄帝），黄龙体”（《史记·天官书》）等，巴、蜀之人“也是蛇的传人”^①。南方熊楠先生指出，“蛇有翅膀……只不过是崇拜蛇的信念所产生的一种想象罢了”，但“在马拉巴东附近的山区有一种长着翅膀可以在树木之间飞翔的蛇”^②；《圣经》中引诱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伊甸园之蛇也长有翅膀，“龙”能够天马行空、任意驰骋，恐怕也与“蛇”能够飞翔有关：“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山海经·西山经》）。可见，远古时代对于蛇长有翅膀、能够凭翼而飞的认识在众多民族中是一种共识。

考古出土的材料也证明，在中国古代，的确存在着一种将鸟与蛇合二为一的动物图案——鸟蛇组

合，被确定的这类图案的典型代表有福泉山 T22M5：90 鼎、T27M2：66 壶、T27M·166 壶等^③。因此，从单一的鸟或蛇的图腾神话传说、图腾徽章标记，到鸟蛇合二为一的神异记载、图案样式，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出土实物，都表明，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将鸟蛇结合为一体，并创造了相关的神异传说故事、制作了相应的组合图案。因此，《搜神记·羽衣人》所记之事应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也解决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羽衣人”而生“蛇子”的问题：这则故事产生于鸟蛇同体时代，“鸟”式的“羽衣人”使人受孕，生出了与其同体的“蛇子”。这一记载并非孤例，《异苑》卷 3 中连续记载了 3 条此类内容：

晋中朝武库内封闭甚密，忽有雉雏，时人咸谓为怪。张司空云：“此必蛇之所化耳。”即使搜库中雉侧，果得蛇蜕。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屡雉，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

晋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又吴郡桐庐人常伐篠遗竹，见一竹竿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此亦竹为蛇，蛇为雉也。

三、鸟蛇：生殖崇拜的图腾合体

所谓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植物或非生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相信它们具有超自然力量。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内涵上它包括亲属观念、祖先观念、神祇观念三种类型，同时，这三种观念是先后出现、累积叠加而成的，并不是简单的更替^④。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⑤。古人将鸟、蛇等动物作为自己的氏族图腾来祭祀、崇拜，他们认为图腾动物本身与氏族的产生、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因此赋予图腾动物丰富的崇拜意义，而生殖崇拜便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以鸟为图腾的商族是“吞鸟卵”而生子的典型生殖崇拜范例。郭沫若在论“玄鸟生商”的传说时认为：“玄鸟旧说以为燕子”，“凤鸟就是凤凰”，“无

① 杨甫旺《蛇崇拜与生殖文化初探》，《贵州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②（日）南方熊楠《纵谈十二生肖》，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25、146 页。

③《上海青浦福泉山良诸文化墓地》，《文物》，1986 年，第 10 期。

④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56-57 页。

⑤（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63 年，第 3 卷，第 383 页。

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①；邢公畹先生认为“鸟”字在前上古本为泥母字，与“屮”同音，有男根的意思^②。尽管在上古典籍中，“鸟”字尚无男根之意，但何新先生推断：“在中国语言中，鸟——鸟（即日神的象征）作为阳的符号，实际上从上古语言开始，即已成为男性阳具的隐语。”^③元明时期较为通俗化、市民化的文学作品中，这种“粗俗”的比喻开始出现于文人文本，而在《水浒传》中的使用则更加频繁。可见，鸟及鸟图腾在生殖崇拜方面具有的久远而强大的文化共性。

而蛇代表性、生育、繁殖，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实，李传江博士《中古志怪非典型故事阐释》一文对此已有论述。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在中国文字中，蛇对应“巳”字，《说文解字》释“巳”为蛇的形象，而在更早的甲骨文干支表中，“巳”字皆作“子”字，像小孩形，甲骨文中既有的“巳”字却被弃置不用，足见蛇、巳、子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

同时，李传江博士文章中重点强调了羽衣人的“蛇”形象和生殖意义，忽视了“鸟”形象对故事内涵构成的重要性，容易造成该故事解读的片面性：羽衣人还具有“鸟”形象的文化涵义——备受关注的能够脱羽为人妇的“毛衣女”类型故事，在着鸟羽、受孕产子方面来说，与此处之“羽衣人”应有同源关系——“鸟”图腾对此类型故事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考查这一问题应将鸟、蛇并重，尽管后世志怪、小说中，鸟蛇合一形象的出现已然罕见，但单独以鸟或蛇作为主角，无论是正面的毛衣女系列，脱羽衣为人妇、产子离去，还是反面的蛇类精怪奸淫妇女使之受孕或死亡，都可视为鸟、蛇图腾生殖崇拜的遗留。而《搜神记·羽衣人》中的鸟蛇合一，应是这两类故事演进起点。

综上，在不清楚生育原因的时代，鸟与蛇作为图腾，有祈求子嗣的生殖崇拜涵义。而《搜神记·羽衣人》中，鸟蛇合一的羽衣人使人受孕生子的情节，应该是继承了这种早期生殖崇拜的意义。同时，鸟为卵生，“蛇多是卵生，而蝮蛇和海蛇以及大多数的

水蛇和响尾蛇则是胎生”^④，从鸟的卵生到蛇的卵生、胎生兼具，再到人的胎生，鸟蛇组合的这种演变，也在显示出先民对生育知识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男人产子与产翁制

《羽衣人》中主人公“任谷”为男子应确定无疑。男人产子，干宝将其列为怪异之事记录，李传江博士认为是性爱变异^⑤，笔者认为，其实质应是产翁制遗存的表现。

对生育知识缺乏认识的原始先民对女性及其所具有的生育能力十分敬畏，早期的始祖神、丰产生育之神也多由女性担当。母系社会的形成，除了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外，也与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优势”密不可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首先被打破，男性取代女性成为家庭经济的主导，而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优势仍然是男性无法取代的，这种情况下，“男人产子”的现象便出现了——这就是流行于世界各地的“产翁制”习俗，即在妻子生孩子以后，丈夫要躺在床上装做产妇的样子，享受好多日的护理和照顾。

我国古代对于产翁制习俗的记载十分丰富：

獠（应作僚，即今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地区的仡佬族之先人），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礼妇，不谨其妻则病，谨乃无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引房千里《异物志》）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越族，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餵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蔚迟枢《南楚新闻》）

郎慈苗……其俗更异，产生必夫守房，不逾门户，弥月乃出；产妇则出入耕作，措饮食以供夫及乳儿外，日无暇晷。（李宗昉《黔记》卷四）

世界范围内，这种习俗被称为“库瓦德”（Couvade、Кувада），亚马森河西北的威佗佗部落，妇女临产的时候就退避到山林里，孩子一生下来即抱回家交给丈夫，她第二天即到田里工作，丈夫却要在吊床上休息一个星期或更多日子，遵守某些食物的禁忌并接受亲友的祝贺；南美火地岛印第安人中的雅干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8-329页。

② 邢公畹《说“鸟”字的前上古音》，《语文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8-323页。

③ 何新《诸神的起源》，上海：三联书店，1980年，第55页。

④（日）南方熊楠《纵谈十二生肖》，第193页。

⑤ 关于任谷的性别考证以及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性爱变异，见李传江《中古志怪非典型故事阐释》。

族,法国、西班牙交界外的巴斯克人,也有同样的习俗。

产翁制“供给了男子做他承认父权之用,为男子表明出来,他对于小孩子之权,也同于母亲对于之小孩子之权一样,在家族进化的方向中,做了由母权制度过渡到父权制度的阶梯。”^①因此,其出现时间可追溯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阶段。而此一时期的东西方神话传说,也都保存了产翁制的痕迹:古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就是父亲宙斯劈开头颅所生;出自屈原《天问》中的“伯禹腹鲧”,也被众多研究者视作产翁制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体现:《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归藏·启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二十二、《路史·后记》注十二并引作:“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程德祺先生推断,“夏族生子父亲当产翁,大约按习俗要三年,即坐月子以后还要继续在家护理孩子。在此期间,他不参与部落或联盟的公务活动。鲧在禹出生以后,曾在家三年,不再担任治水的负责工作。后来神话转变,形成‘鲧延死三岁’之类的说法。”^②

另外,生产过程中使用到刀、斧之类工具,很可能是用于助产。《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云:“简狄浴玄丘之水,燕遗卵,吞之,剖背生契”。产翁制出现后,由于男子身上没有产门,刀或斧便成为替男子开通产门,以证实孩子产自父体。刀、斧用于生产的功能在从女子生产向“产翁制”转变的过程中保存了下来,但其用途却被暗中替换——由助产工具转变为象征性的仪式用具,成为男子生产必不可少的佐证。

至此,《羽衣人》中任谷为男人而产子的“怪”事就可以这样加以解释:任谷作为男性而怀孕产子,一方面是受到代表强大生殖力的鸟蛇结合的羽衣人的神力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过渡过程中独特的“产翁制”的影响,羽衣人“以刀穿其阴”恰是其生产仪式中的必要环节。然而,或许因为相隔时代久远,这些原本具有特殊意义的仪式性工具却在故事流传过程中还原为普通器具,使得故事讲述者、接受者无法理解其真正的功能,进而使原本通畅可解的故事变得面目全非:“任谷”最终成为“宦者”留于宫中,便是在这一

过程中对“以刀穿其阴”的“合理化解释”,但也正是这种解释,使得富含历史文化遗迹的传说,变成了散布于街头巷尾的“志怪”、“小说”。

何星亮先生在《中国图腾文化》中,将图腾文化定位为一种深层文化,“深层文化消失,中层和表层文化也随之消亡或失去意义”,“图腾观念消失后,人们也就不再举行图腾仪式,图腾圣物也就失去意义,只作为文物而保留。”^③但是,不可否认,无论是图腾崇拜还是其他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意义在相当长时间内依然存在于民族文化中,尽管有些内容会因为文字记录的缺失、实体文物的残损、信仰习俗的转变等不确定原因而变得难以理解,但它却能以另外一种形式顽强存在于历史时空中。《搜神记·羽衣人》故事即是一例,它以简短的文字记录一则“怪”事,但其中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鸟蛇组合包含着远古先民对于生殖崇拜的认识,男子生产则隐含了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翁制遗痕。

The Totem of Bird and Snake and the Transition of Clan——A Study on Feather Garment Man in Searching for Immortal

ZHANG Rui-f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otem of bird-snake which represented the reproduction worship and the custom of couvade that appeare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matrilineal clan to paternal clan. The author make an originally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story of *Feather Garment Man* in *Searching for Immortal* which was regarded as deviant by readers due to misunderstanding.

Key words: *Feather Garment Man*(羽衣人); Combination of Bird and Snake;; the Transition of Clan; Couvades; *Searching for Immortal* (搜神记)

(责任编辑:石磊)

① (法)沙尔·费勒克著,许楚生译《家族进化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45-146页。

② 程德祺《略谈产翁习俗》,《固原师专学报》,1982年,第3期。

③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1992年,第6-7页。